

〔法〕奥利维耶·托德 著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ALBERT CAMUS
UNE VIE

加缪传



商务印书馆

加缪传

〔法〕奥利维耶·托德 著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传/(法)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986-1

I. 加… II. ①托…②黄…③何…④龚 III. ①加
缪, A. (1913~1960)—传记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0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加 缪 传

〔法〕奥利维耶·托德 著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986-1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7½ 插页 1

定价: 95.00 元

目 录

作者前言.....	1
1. 军籍编号 17.032	5
2. “小家伙,你被录取了”	16
3. 沉默与词语.....	29
4. 形而上学与政治.....	37
5. 白袜子.....	51
6. “心灵小片断”.....	63
7. 行动的诱惑.....	76
8. 英雄主义与“重要的废话”.....	88
9. 与马克思无关的圣奥古斯丁.....	98
10. 萨尔兹堡通信.....	108
11. 156 与 157 号座位	119
12. “不服从领导的成员.....”.....	134
13. 知识阶层的无产者.....	156
14. 一位兄长.....	171
15. 战斗报.....	187
16. 读者俱乐部.....	202
17. “屁股、悠悠球与蠢妞”	211
18. 布伊斯维尔的一处海滩.....	227
19. 流亡.....	243
20. 逃难.....	260
21. 暂住奥兰.....	270

22. “一部重要作品”	282
23. 哪种荒诞?	302
24. 短促的呼吸	311
25. 抵抗的决定	328
26. 甘蓝与抵抗	344
27. 18 万份	362
28. 新的战斗	378
29. 朗贝尔们	395
30. 三条河上的岛屿	412
31. “恐怖”	429
32. 种种苦涩	446
33. “亲爱的同志”	461
34. “独一无二的女人”	477
35. 三个朋友	496
36. “链霉素 40 克”	509
37. 塞巴斯蒂安-博丹街 5 号, 花园一侧	524
38. 院子一侧	536
39. 反抗	550
40. “小汽艇”和“装甲舰”	569
41. “在玻璃球中”	588
42. 1954 年 11 月 1 日	611
43. “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	629
44. 囚徒的叫喊	655
45. 黑心的银莲花	675
46. 沉默之路	693
47. 代价	712
48. 一位“近视眼”?	732
49. “我不喜欢重复”	750

50. 教堂大街.....	760
结语.....	779
人物索引.....	792
注释.....	832
参考书目.....	908

作者前言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①)从一开始就拒绝别人为他写传。《局外人》的作者则从未忘记自己是希望置身局外的加缪,生前一直保护着亲人和自己的私生活。腼腆的他对任何传记作者笔下的传记性内容都怀有戒心。对于问及他身世的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热尔曼娜·布莱、罗歇·吉里约和卡尔·维吉亚尼,加缪只透露了为数不多的情况。

1978年,赫伯特·劳特曼(Herbert Lottman)为加缪写了第一部传记,侧重介绍了加缪作为一个人的生平,而我在尝试勾勒出加缪的形象时则提醒自己他首先是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调查过程中,还是在与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美国人、英国人的交谈中,或者在研究私人 and 公共档案(藏于埃克斯的殖民地卷宗或藏于莫斯科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过程中,我经常感觉自己仿佛行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探索一个创作者谜一般的心灵,就好比想要拼出谜底最后的数字。加缪曾言:“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如何才能理清一段命运的乱麻,又避免在每一个缠结处将最脆弱的线索剪断?

这部《加缪传》只是我所勾勒出的某种生平传记。关于每个人都可能写出上百种传记,J.-B.彭塔利斯(Pontalis)曾如是说。我希望本书已经着重介绍了加缪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与人物。书中引用了一部分熟悉加缪之人的回忆材料。一个知名作家生前会有一些真敌人,死后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假朋友。历史学家、法官、传记作家都会遇到证据不够确凿的问题。加缪去世已经35年,该是筛选材料的时候了。他生前的某些密友直到今天仍然

^①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自传作家。——译注

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出于友情或爱情上的谨慎而隐姓埋名。加缪去世后,部分亲属吐露了一些隐情,但在1979年12月24日加缪夫人弗朗西娜亡故之前,他们出于礼仪上的考虑必须有所保留。

加缪曾将自己部分手记的打字稿交给了吉里约,后者评论说“那是加缪创作的内幕”。我使用了这些手记,但不时感到加缪在写它们时心里已经顾忌到了后人的评说,因此写来并不像纪德的日记那么饶有趣味,而是更多地带有萨缪尔·约翰逊向鲍斯韦尔(Boswell^①)讲述自己生平时的那种谨慎,不过他倒也没有像佩皮斯(Pepys^②)或雨果那样用速记编码之类方式来记录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艳遇。在其书信里,加缪除了记下吉里约所说的那些“内幕”之外,有时还会站到台前。我曾蒙特许读到或者有幸发现一些加缪未曾发表过的书信,其中的内容展现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加缪。信件本身的真实性既不能确定作者所言的真诚,也不能确定其虚假,但由于没有过多的雕琢修饰,至少能够告诉我们作家想要传达给收信人的情感、想法和信息。加缪的作品及其书信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都具参照提示价值。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作者已经发表的文本作为其传记的材料,同时避免对这些文本进行过度或草率的阐释?加缪曾断言:“以为凡作家必定会写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并在书中描写自己,那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幼稚想法。一个人在作品里讲述的往往是其怀旧的历史或者愿望的历史,几乎从来都不是他本人的历史。”这里的“几乎”二字分量很重,况且怀旧与愿望的确能给作家提供不带酵母的面团。撇开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成功不论,加缪的作品看上去带有很强的传记性质。了解他的罗歇·格勒尼耶就曾提到加缪所戴的“面具”,一种过滤他人目光的面具。

有人曾在1959年问过加缪:“您认为法国的批评家忽视了您作品中的哪些方面?”他答道:“那些晦暗的部分,我身上的那些盲目和本能的东西。

① 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英国回忆录作家,代表作有《萨缪尔·约翰逊传》。——译注

② 萨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兼海军行政长官,以速记方式写成6卷著名日记。——译注

法国批评界感兴趣的首先是观念。”这句关于他自身的话是对法国批评界的一个严厉概括,尤其是在1930年至1960年法国那种既丰富多彩又沸沸扬扬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语境中。

加缪20岁时曾说过:“正如一个作家之死会让人夸大其作品的价值一样,一个人的死会让人高估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其实,那也可能让人低估他的地位。在法国这个盛产文学的国度——在武器和法律的生产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一个名人刚去世时,大家都乐意表达对其赞美有加的哀悼。但是常常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开始不断地诋毁曾经亲热相称的故人。

加缪生平写作的第一部小说——那时他22岁——在其去世11年后出版。他在小说中这样谈到麦尔索 Mersault(当时还不叫默尔索 Meursault):“就像搓揉一块热面包那样,他想把自己的生活抓在手中。”一部传记仅仅是一种尝试:我在本书中试图勾勒出一位作家在工作时的姿势、他的双手、他的内心世界,试图还原加缪各种不同的声音。

1.

军籍编号 17.032

“圣保罗农庄的葡萄今天上午 10 点收获完毕。”¹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用紫色墨水写道。收获葡萄好似一场战斗。吕西安·加缪打量着他的战场：“我想收成会超过一千公斤……。—.. —.. —.. —..”：他用标点符号来修饰自己的句子。

这封信写于 1913 年 9 月 22 日——他两次强调是深夜 12 点半——，地点是君士坦丁地区(le Constantinois)^①孟多维(Mondovi)附近占地 304 公顷的圣保罗农庄。收信人克拉西奥先生是于勒·李科姆父子商行的葡萄酒批发商兼出口商，该商行与阿尔及尔的鲁恩公司共同构成的葡萄酒帝国，规模相当于波尔多的夏尔特龙公司。阿尔及尔位于孟多维西面 420 公里。吕西安·加缪在信中提到，那一天的凌晨两点钟他还在记账。他的笔迹为斜体，大写字母写得又宽又大。这位酿酒工的书信内容铺陈在一张信笺上，上方标有“圣保罗农庄，伊夫·肖巴尔·德·贝兰基耶，农庄主”字样。

圣保罗农庄的酒库、酿酒桶、榨汁机、抽汁泵和成品葡萄酒与附近的“宪兵帽农庄”遥遥相望。两家农庄之间，国家公路穿过一片平原将孟多维镇与圣奥古斯丁曾经生活过的波纳市连接起来。在法国人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工兵部队在一个叫作德莱昂的地方建立了孟多维兵营，往东 40 来公里就是法国保护地突尼斯的边境线。

在被当地人叫作“鲁阿玛”的法国人到来之前，波纳的旧称是阿纳巴。

^① “君士坦丁地区”是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的称谓。——译注

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作为法国化政策的一部分,当地的居民区都改成了法国名称,或者至少以某次法国人获胜的战役命名,例如孟多维。^①这种对地名施行的行政洗礼,使低价收购、征用或盗窃当地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公共土地的行为神圣化了。孟多维与波纳之间,有一条单线铁路与公路平行。圣保罗农庄与宪兵帽农庄属于孟多维区,但与杜泽维尔小村庄的房屋毗邻。

在另外一封信里,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解释自己对宪兵帽农庄主管贝拉尔先生说过的话,后者因为觉得地位受到威胁而不安:“他问我到宪兵帽农庄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来是为了负责肖巴尔酒窖的事,借这个机会,也要帮一把宪兵帽农庄。”吕西安·加缪被派到圣保罗农庄和宪兵帽农庄工作,它们是“阿尔及利亚暨突尼斯法国农场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为经销商李科姆公司供应葡萄酒。²他住在圣保罗一所低矮的房子里,地面是夯实的泥土,背靠着酒窖的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

乌埃德·赛布兹河在几百米外蜿蜒流过。吕西安没有时间去钓鳗鱼和鲑鱼。绿色、橙黄色或者裸露的葡萄园起伏延伸,直至埃杜高地以及那里的橡树-软木林。《蓝色旅游指南》告诉游客,在君士坦丁地区,好客的“土著居民大量繁殖”。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包括三个法国海外省和一个由总督管理的移民地,1911年人口统计在册的有752043名“非穆斯林”和4740526名“穆斯林”。“土著居民”比祖籍欧洲的侨民多出了6倍。

吕西安·加缪1885年出生在阿尔及尔省的乌莱德-法耶,是最早一批法国移民的后代。他既非佃农亦非农场主,而是一个领工资的雇员,类似于15 法国的工头。宪兵帽分公司的6万股份他一份也没有。此前他曾经帮人干过送货和押运的差事。

在葡萄酒农庄,位居顶层的是农庄主,然后是主管、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葡萄收获之后负责酿造的酿酒工。剪除赘芽、修枝和酿造环节是下层

① 孟多维(Mondovi)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1796年拿破仑在此击败了当地的皮埃蒙特人。——译注

白人的特权工种。有人向朗东总督^①提到曾经有过一个“土著”酿酒工。葡萄园的工人居住在农场附近，帐篷与木板搭成的简陋房屋挤挨在一起。打短工的大多来自当地体面的部族，例如贝撒拉、德里德、乌阿拉萨。被拘押的犯人劳工晚上要返回监狱。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一起工作，但彼此很少来往，除了在波纳的妓院里。一个例外是在孟多维有个叫马尔切恰的制造马车的铁匠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女人为妻。侨民们称呼当地人要么是土著，要么是穆斯林，有时候也叫阿拉伯人，很少称呼卡比尔人。

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推荐一个想从圣保罗转到宪兵帽农庄做工的穆斯林雇员：“那个叫拉巴·乌斯塔尼的每晚在我这儿干滤酒的活儿，几天前他离开农场想转到公司里做事，临走时他问我要了公司的地址。我觉得不应该拒绝给他地址，尤其考虑到整个农忙期间他为我干活儿很卖力。依我看他是一个很棒的工人，如果您能试用一下，他会好好干的。”随即又加了一句：“请相信尽管他是一个土著，但比起那个唆使他夜里胡乱应付滤酒的卑鄙家伙来，他要能干得多。正是因为拒绝了那个家伙的唆使他才被迫离开。”

荫凉处气温都高达 38 度，1913 年的夏天很难熬。“鸟儿们都不出声了，”吕西安·加缪漂亮地写了一句，“天那么热，葡萄酒都带了一股热烘烘的水塘味儿。”他要跟西罗科热风，以及“鸽子蛋大小的冰雹”搏斗。葡萄收获前，他担心酿酒桶不干净；收葡萄时，担心发酵出问题；收获后又担心储存库不干净。他的红酒度数可能会是 12 度，今年的紫葡萄品种酿不出玫瑰红酒。自打几个月前来到孟多维，吕西安·加缪就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酿红酒的桑松品种或酿浅红葡萄酒的蒂布西品种都很有名。他在圣保罗农庄也生产供食用的葡萄，其中夏斯拉葡萄要比麝香葡萄更早成熟。

1913 年 9 月，28 岁的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等待着怀孕的妻子为他生下后来取名吕西安·让·艾蒂安的儿子。这个即将做父亲的人有一双蓝

^① 雅克·恺撒·朗东(1795—1871)，1851 年任法国国防部长，1852 至 1858 年出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晋升为法国元帅。——译注

眼睛,头发与眉毛是褐色的,前额裸露,嘴巴中等大小,蓄着胡子。此前军医曾量过他的身高为1米68,在那个时代的男人已经是个不错的身高。作为二等兵,1907至1908年他曾随朱阿夫军团第一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带艰苦跋涉,军籍簿上称他是“马车夫”。刚满周岁他就成了孤儿,被兄长姐姐们送进一家孤儿院。他的祖父或外祖父中有一方大概来自波尔多莱,^①曾祖父一辈祖籍可能是阿尔代什,^②穷苦人是不大清楚自己家谱的。加缪一家人相信自己祖籍阿尔萨斯,因为一个来自阿尔萨斯或洛林的不幸的政治流亡者,要比一个来自布列塔尼或波尔多莱地区的穷苦人更体面一些。1910年11月13日,吕西安·奥古斯特娶了比他大三岁的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为妻,三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吕西安·让·艾蒂安出生。在下层欧洲人中间,未婚先孕引起的反感不像在穆斯林中那么大。

波纳是君士坦丁省下辖的一个专区,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港口运输、葡萄酒贸易、一座墓穴为意大利豪华式样的墓地以及当地人对神明的不敬。他们用“凭着你死去亲人的骨头”这样的话来起誓,礼貌一点的则说“凭着他的尸骨起誓”。如果谁“家里刚死了人”,则不会有人向他提起私人的话题。³

1913年的这个秋天,卡特林娜·埃莱娜带着儿子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从阿尔及尔来到波纳,又挤在一辆堆满行李和家具的马车上到了圣保罗。此后不久,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透露说:“家里情况不太好,小家伙和他母亲都得了本地的疟疾,我真是倒霉,不过最近两天情况略有好转。”污浊的风加上蚊子,将疾病从腐臭的沼泽和费特泽拉湖带了过来。一些人因为患上疟疾而死去。有人建议用奎宁硫酸盐来对付疟疾。孟多维的居民回忆起50年前的霍乱和鼠疫曾经夺走了当地一半欧洲移民的性命。

吕西安·加缪与他手下工人的关系不太好。他曾“两次被那个土著司机威胁”,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从未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当地的欧洲人也令他不安,他必须让他们接纳自己。“说真的,这些波纳人尽管看上去

① 波尔多莱(Bordelais),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名。——译注

② 阿尔代什(Ardèche)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省。——译注

都温顺得像羔羊,但骨子里却像狐狸一样阴险狡猾。”⁴

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了一趟孟多维。那里的小孩们紧紧抓着他的马车。他让他们松开手,“嗨!让开!”吕西安·加缪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⁵11月8日,他在两名证人的陪同下到市政府申报了此前一天他第二个儿子的出生。⁶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单名:阿尔贝。每40个法国男子中就有一个名叫阿尔贝。⁷在出生登记册上,阿尔贝·加缪的名字位于两名哈迪贾(天竺葵)部落的穆斯林女孩之间。第一个证人叫皮罗·让,出生在撒丁岛,自称是商人,实际应该是一名菜农。第二个证人叫弗朗多·萨尔瓦多,出生在孟多维,自称是雇员,帮食品杂货商查马代外送粗面粉和面团。而吕西安·加缪本人,登记册上注明是“祖籍法国”。

当年工兵部队的工程师制定了孟多维的规划图,将城市分为20个住宅区,每个区12栋房子。这座小城如同一张长方形的床,四个角上矗立着以法国将军名字命名的堡垒:克罗泽尔、比若、内格利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此设立了市政府、邮局、税收站、民事监狱和宪兵署。为法国裔小孩开办的学校是男女分开的。蒙多维人建起了咖啡馆、滚球场,组织了两家狩猎协会,打山鹑、豺獭,有时还会打到一头豹子。服兵役时就是优秀射手的吕西安·加缪很想打猎。人口统计记载孟多维区有938名欧洲居民和4869名穆斯林。这些“土著”常常不申报他们孩子的出生。法国公民中包括几个犹太人,其中有马口铁工匠盖·塔伊卜·达乌伯。君士坦丁地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蔓延到孟多维。

1913年11月,省里办的共和派日报《波纳的觉醒》正在连载大仲马的小说《萨尔瓦多》,市剧院上演的是《风流寡妇》,而伊甸影院则张贴海报放映喜剧片《破碎的指环》。加缪一家没有利用农庄的汽车去外出消遣。当时一个铁匠每天挣6个法郎,一个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或者一个像吕西安·加缪这样经验丰富的酿酒工每天挣10到20法郎,四缸的雷诺112HP型轿车要卖4900法郎。

该省非“土著”的居民要选举出管理公共基金的财务代表。内政部长从巴黎下达选举指示,填写选票时,“人们习惯于用铅笔”,部长要求用蘸水钢

笔取代,在秘密写票室填写选票并用吸墨水粉吸干。

- 18 1913年11月11日,《觉醒报》刊登社论怒斥“新任德国副领事住处的旗杆上……那面硕大崭新的德国国旗。……为什么要如此炫耀?要知道我们可怜的阿尔萨斯-洛林兄弟稍微挂出法国国旗的一角都会遭到攻击、殴打和惩处。”

农场主和酿酒工都与跑运输的以及波纳的海运公司商谈生意。⁸ 吕西安·加缪预计宪兵帽农庄能出产300万升葡萄酒,圣保罗能出产100万升。酒桶装满后,他很警惕运价的浮动,委托一个拥有马耳他式翻斗马车的“阿拉伯人”帮他运送,估计运到杜泽维尔火车站每桶的费用是20生丁。从事政治的上层殖民者贝尔塔格纳家族此前已经修建了铁路。

在通向波纳的铁路两侧,成排的芦苇挡住了西罗科热风,使番茄、豌豆和芸豆得以免遭侵袭。晚上10点左右从孟多维出发的牛车,次日凌晨4点能到达波纳。汽车是殖民地特有的高底盘车,后排两侧都装有双轮胎,在扬起的尘土中超到了牲口车队的前面。吕西安·加缪也跟那些跑运输的汽船主谈价,他们的船都起了动听的名字:茜尔维亚号、奥古斯特议会号、花神号、卡比利亚号。他在写给克拉西奥的信中说:“大西洋轮船公司办事处的头头求我转告您,如果您有货物要运到阿尔及尔,他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替您办好,因为他们公司在这条线上没有加入运输工会。”吕西安·加缪有时要“反复打上四次电话”,他没有时间欣赏和阿尔及尔港湾一样美的波纳港湾。波纳人有这么几句民谣:

每天早上

风骚的波纳港

都要打扮梳妆

波纳是美丽的。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都飘荡着本民族小说家们所讴歌的茉莉花和桃树的香气,但这些小说家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各种难闻的气味:在波纳和其他城市的许多街区都能闻到小便味。印度美轮美奂,可是散发着

粪便气味；波纳景色优美，可是散发着尿骚臭。吕西安·加缪在波纳逗留期间一直在旅店、码头、栈桥和飘着轮船烟雾的港湾之间来回奔忙，没有心思去观赏那些带锻铁栅栏的房子、那座丑陋教堂的台阶、建筑的拱廊以及阅兵场。据波纳人说，民族林荫大道上一棵角豆树的根一直深扎到地下上千米。东方旅馆或冈布里努斯啤酒馆里，有人正在做着大笔买卖。

19

回到农场和农庄，吕西安·加缪又重新面对冲突：“圣保罗的主管冲我一脸的不高兴，因为李科姆公司只要了他 131 桶葡萄酒的货。”可敬的克拉西奥训斥了那个主管一顿。吕西安·加缪埋怨克拉西奥：“您上次去巴黎时对他有些严厉。……我请求您什么都不要流露出来，就是说不要像上次那些威胁蔑视他，要知道这个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吕西安·加缪每天有 16 到 18 个小时要花在装桶、过滤和计算柠檬酸的含量上，他监督着一个令人不放心的主管和一帮雇工，他们中部分人干活认真、部分人则偷懒。

1913 年的 11 和 12 月，巴黎的国民议会正在讨论一部新的殖民地土著管理法案。这部法案的上一稿颁布于 1904 年。《阿尔及尔回声报》刊载了法学院教授埃米尔·沙文的大量文章。沙文断言，跟“土著人”打交道，“我们面对的是一帮自行其是、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殊民事法律的群体”，他们的司法体制有时听凭行政官员武断判案，应该将其改为由治安法官审理案件。当时一个称职的工人每天约挣 1 个法郎，而一些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所受的处罚从 1 至 15 个法郎不等，其中包括“土著人”拒绝提供被征用的运输工具、不向民政部门申报家里的孩子、收容流浪汉、砍伐树木、拒绝履行看管义务等等。如果“土著人”密谋危害国家安全，则处罚金额还要更高。⁹

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赞同对土著的粗暴惩处。一年之前，当时的总督在 157 号通报中曾反省有关强迫土著人巡逻的法令：“强迫一个土著人……夜里撤下自己的帐篷或茅屋不管去为一个生活舒适的法国移民守护住所或财产是不公平的，……况且也许没有任何人去帮这个土著守护他的亲属或财产。”¹⁰阿尔及利亚一批为数不多的法国人对该巡逻法令表示抗议。当地社会并非像有人误解的那样简单地分为欧洲移民和“土著人”。1913 年 12 月，人权同盟与盖勒马专区区长进行论战，后者针对人权同盟发起一项有关